

金桐谷博士

[illegible]

處於近世科學發達物質文明之時代而對於衛生亦莫不隨時講求故吾人身於社會耶抑個人耶情形事相不一而足所患雖自然有可觀然非作翹眉揚舌吐辭雅潔之類始能悅人仰嚮之謔此人士士庶之心容異議也日花樓商新厝出不窮十女之歡迎或求利於衛生未從割雞牛一經煎煮而返妍爲娛當將天負的自然生靈瑣滿而返妍爲娛當將天負的自然生靈品數多加一層之製成控按理考之面色瘡因血熱或風以給養性之粉而不無害益於肺者再以給養性之粉而不無淺耳而對面善衛也無人問及故身首惜重寶爲世人切要之需用既久年輪還土血熱之功配製成功亦未能漸轉白滑而成嘉禾玉貌永保皮膚不生一切不潔之病自益而面齒大矣願希各界士一試夫

知言不訛也

藥山潤肺止咳化痰丸
肺寒咳嗽氣喘氣逆咳嗽
肺咳嗽戒烟後氣虧體弱
喘治男婦老幼傷風咳嗽感冒
操勞過度咳嗽嗜好煙酒傷
肺癆肺痿肺癰咳嗽無
痰無乾咳氣管塞閉不通
各種痰飲哮喘氣促咳嗽
脇抽疼腰背痠痛咽癢痛
無論遠年近日新久輕重
痰喘咳嗽癆傷咳嗽雜癆咳

石庄信德恒藥房 順德府中平藥房 太原隆興藥房 震華藥房 開封中
藥房 中法藥房 鄭州中法藥房 保定中興藥房 各埠著名西藥房皆
有代售 外埠函購除藥定價外加寄費二角

大柵欄中西藥房
 天津總經銷處 日界榮街花園對面
 駐津五方北
 上海四馬路
 全國各省
 藥房均有代售
 總發行所
 房藥西法中柵欄大

眼科醫目

復明丸
治一切眼疾，如紅腫、流淚、翳障、羞明、怕日、迎風、花火、赤痛、血絲、魚肉等症。服此藥一料，即見奇效。每料銀一元，另有散膏。

本堂在廣州西關大新街門牌五號。
分設各埠：上海、香港、澳門、汕頭、廈門、福州、寧波、溫州、杭州、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南昌、長沙、衡陽、桂林、柳州、貴陽、昆明、成都、重慶、西安、蘭州、迪化、烏魯木齊、拉薩、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新竹、嘉義、屏東、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包愈
斑點
玉蓉洗臉水
此水專門化學製
功効昭著神效
藥面能驅星霜
酒刺粉刺雀斑紅
點風濕癢疥裂
一切面部斑點
擦此水立能洗
潔淨而致無
瑕無疵至
一般脫去無
瑕無疵至
一般脫去無
瑕無疵至

人之外望歸靈若往右世間物質上之
宣亦成相甘且康關方不顯明善欲我身
體康壯無病甘且康關方不顯明善欲我身
用紅白濁道之清源道中並無他穢口服
藥之丹藥也汀蘇南涌確腐院中任既峻
山下先生用信云云直久學既平爭奪化丸



宛若再造新人矣因而各處男女均以韋廉士大
醫牛紅色補丸爲療治之聖藥即如血蕩氣衰 腦筋虧乏 少年斷傷 胃不消化
山嵐瘴癘以及瘋濕骨痛皆能由血中再造而治癒之也韋廉士大醫牛紅色補丸凡經
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牛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顯現之後甚為困苦即如戰士身列戎行備受潮濕即成瘋濕之患以致週身肌肉骨節酸痛炎熱紅腫堅硬舉動不靈皆瘋濕之狀態也方君毅如前充福建陸軍第一師團團附現任浙江內河水警第二隊第一分隊長其來函述及彼曾患瘋濕經過之痛苦及治愈之情形如左云鄙人曾在軍營身受潮濕每到春夏之交時覺身體疲倦腰疼寒熱腰酸背痛飲食乏味屢延中西名醫診治日久均屬罔效適遇敵友黃仲幹君勸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嗣經購服四瓶即覺病已愈半後再續服五瓶已告全愈迄今追思皆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奇功不啻再造之德愧無以報書此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非但速能清潔血液且能

此係藥丸真樣須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並無散倉滿百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有滑火潤腸和肝脾胃之奇功神祕痼疾百
 病消除再生之德無以爲報特草數行以鳴
 謝忱紅色導水功力和平出自天然專治
 大便秘結肝火上升疾病痛胆汁不調消
 化乏力頭暈目眩等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中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掌康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

士證明男女老幼四時適宜不寒不燥補血強精却病延年之特効藥補爾多壽

補爾多壽 專治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血虧身瘦，病後體衰，月經不調等症連服立見痊愈

含砒補爾多壽 專治 衰弱過甚，皮膚生病，生育不遂，營養不良，精神衰弱，顏色黑黃等症連服立見痊愈

含碘補爾多壽 專治 小兒瘦弱，雞胸駝背，瘰癧腫脹，沾染花柳，顏色蒼白等症連服立見痊愈

規那補爾多壽 專治 胎前產後，精神過勞，老年體衰，胃不消化，小兒虛弱，元氣不盛等症連服立見痊愈

揚阿可路補爾多壽 專治 日有盜汗，各種結核，喘息氣急，癆病血虧，感百上嗽等症連服立見痊愈

文藝週刊

第三期
世界日報週刊之一
雪光社編輯
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

- (一) 寄到何處去 霍實生
- (二) 會場歸來 落英
- (三) 苦悶與憤怒 (續) 影玉

寄到何處去

霍實生

我總覺得你是給與我以生命自由的唯一上帝，有一日，你總能使我登上那燦爛的寶殿，以解除我生之苦悶與悲劇，我願不遺餘力，而最後的願望與勝利得以完成。我是這樣日夜虔誠膜拜的祈禱者。然而我失望了！

誰知如今，如今呵，永無希望的明星已沈落於夢想的灰色之海中！你飄然的逝去，遺留給我的不過這無光輝的生命，在這黯淡的陰慘的人世裏，無盡的哀傷，徒自怨嘆而已！

啊，消生，長長的安眠吧，我已做了我自己的上帝！

自己的上帝！你的屍身雖在異鄉的荒原，終當運回故里，——但這不過是給生人的一個安慰。你生前所賜與的禮物，我已收到了，本不悲哀，奈淚流滿面如注，多少事，說不盡！常獨自孤獨的徘徊在自楊柳的河畔，破碎的心緒上，忽然現出關山雁影，人兒何處！祇立時立時凝望空中，白雲飛去，恨不能將種種的心事，全付託於流水，然而這點點淚珠已落於青草之上！

有時我在深夜裏披着一件單衫悽悽的跑到海濱，盡力的苦笑，狂喊，想吐出苦悶在內心的半縷煩緒，給天知道，給流水知道，如失魂的野鬼在荒山深谷里叫出它的孤獨！可有誰給我半點同情？人們都說笑着我已醒而生，長長的安眠吧，我已做了我自己的上帝！

會場歸來

落英

十六年清明節於北大西齋

倦了！明年歸去，你葬在深山的孤墳，恐已芳草萋萋，你的青石的墓門，又將多添一層淚痕了！

在會場歸來的途上，靜悄悄地，月兒無光，他覺得一切都是偶然的！

——不是麼？今年今天晚上，有這樣的雄辯會，有個未知底粉衣女郎臨凡，千里外孤島上的我那裏都不去，偏來這一無風三尺土，有兩「街泥」的北京，來也罷了，那一次的雄辯會都不去，惟獨今年今夕有這樣的雅興，更想不到因這猶疑去否的緣故，坐在伊的後邊……

——一切都是偶然的呵！

他又想到他不一定再能遇見伊了，不覺低吟水心底時，悵然微酒，幾滴清淚：「軌道旁底花兒和石子，只這一秒的時間裏，我和你，」

是無限之生中的偶遇，也是無限之生中的永別。再來時，萬千回中，我將何處更尋你？

晚飯時，在賀君的「什麼」之喜的席上，他勉強乾了一杯，便覺得臉上有點發燒，飯後，君提議去聽辯論，他很興奮地頭一個贊成，硬拉其餘幾個人也去。到了第一教室門口，裏面已在講着，他又躊躇了：「回去吧，我們現在進去，擾亂聽衆的注意，太不好意思了。」

「不要緊，等這個人講完我們再進去就是了。」

幾分鐘以後，掌聲響了，他們便在這時魚貫而入，他是最後一個。他看見滿屋子的入向他們看，紙一般薄的臉差不多要破裂了。

——真難為台上侃侃而談的朋友！我今生算完了……

他低着頭走到後邊一個空座上坐了。他前面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女孩的右邊有個粉衣女郎。台上的朋友在握手盡歡，他前面的粉衣女郎在頻頻和那女孩底暗底笑。也許是地位的關係吧，這不可避免的閃光時向他襲來，他始而睨視，後來也不怕了。他覺得伊有十七八歲，淺髮，兩個鬢兒，豐滿的臉兒，華而不媚，怪可愛的。

這時台上講的是什麼，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本來不愛這種高談闊論，何況那弗魯黨蒂神已經在降臨他了。忽然一下拍桌子的聲音，驚醒了伊：

「我只問你們正組一句話吧，若是妥協好，何以中山和袁世凱妥協了，到而今還是「革命尚未成功」？」

急雨似的掌聲中，辯論員含着勝利似的微笑鞠躬下台了。粉衣女郎對同伴點了一點頭。

此後正組第一位上去答辯，很惹人笑的，伊也笑了。笑時露出微露，趕緊用素巾掩了，掩的時候，他看見伊左手手中有道金光。

——倘使我所聽的不錯，這樣美妙的女郎也將要……呵！人生！

最後，指導員批評了。燕先生說：「正組好像怕人家知道似的，老表示出來，好像說：『我們也知道南北不應妥協，而且還贊成南北妥協；不過既當了正組，就不能不說說說罷了……』」

大家都笑了，伊也笑了，笑時手上的金光又一閃。

——這樣美妙的女郎也將要……唉！美麗的花，終久要凋落的；圓月的月，終久要缺陷的！我們愛花，我們愛月，但我們又無法使她們免於凋落，永遠圓整；那麼，在凋落之前，在圓整的時候，我們最好先毀滅了我們自己了！——我現在就死了吧，死在伊的身旁！……

然而主席終於宣佈散會了，他心也不知到那兒去了。走出門來，同伴低聲對他說：「我今天真不高興，如儘對你，我們這邊一眼都不看。」

苦悶與憤怒

影玉

他不回答，托辭叫他們先回去。

在會場歸來的途上，靜悄悄地，月兒無光，他覺得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覺反覆低吟冰心的詩，悵然微酒了幾滴清淚。

——你們還不認識吧，這是密司T，這是密司Z，這是W先生，我的好朋友，常在各種刊物作文章的W。教授點在中間笑着，笑的介紹着說W。夫人也在旁邊開玩笑的說，彷彿帶着丈夫似的。

微微的向他們一屈腰，說出自己的名字，也認得請教。們的芳名，便問。教授並肩坐在一把二人坐的沙發上，那兩個女的另坐在一邊的單椅上，靜靜的聽着他們。

——你前天在稿後附加的話提醒了我的疏忽，我決定把第二章另刪改，以對篇意連貫。你眼力真好，一點都不露。這幾天我也悶得不得了，所以今天隨便裏自己買來黃花魚菜，請你過來隨便談談。

——你前天在稿後附加的話提醒了我的疏忽，我決定把第二章另刪改，以對篇意連貫。你眼力真好，一點都不露。這幾天我也悶得不得了，所以今天隨便裏自己買來黃花魚菜，請你過來隨便談談。

——W先生，太客氣了。悠揚中宛轉的實例很多，一定費費力氣的吧。

他同W教授又談了一會兒近日出版物中的事件，W夫人請他們到外屋小圓桌上坐去。他這一次真是在W教授身旁坐下，另兩個女客並肩坐一起。老媽一聲一碟子從廚房端上來，輕輕放在桌上，教授一定強要他喝點酒，他極力的推却不會，倒了還是喝了一杯。後來，教授覺得兩個女客也不會喝酒，所以也就不好意思再讓他了。這一次他很客氣的，如同在自己家一樣，筷子，勺子一往一來，他吃了個十成飽。

——飯後我們到公園去談話，那裡比家中寬敞，大家一齊去W。教授拿着椅子停着不動說。

——好，大家都去W。夫人也從旁說。他早已料到這是飯後一定的程序了，所以也沒作聲說句可否。

漸漸的五個人先後都吃飽了，W夫人讓兩個女客到屋中去洗臉。他就在客廳中

——北京就是氣候討厭，其餘別的各處都是一樣！——W教授回答說。

不知不覺之間他們已到了公園，坐在沙發上，一語不發的，靜靜的看報。

——有什麼要緊的事，今天報上？——W教授知道已看到末一欄的尾端，所以開口問。

——沒有，近來報紙散佈着什麼重要事！天色已經黃昏了，要去公園這就走。您請她們一下好不好？

——好，教授把剛從他手中接過來的晚報弄在茶几上，就往上房裏去了。

他沒等他們出來，便已走出門外去階上等待着。一會兒笑臉亂語的走出來了，教授右手提手杖，左手領着他六歲的小女兒。因為那車離P公園很近，又是春天晚上，微風一陣陣的吹着，所以他們便慢慢的走去。他與W教授並肩走着，夫人與兩個女客在後邊跟着。

——W先生，你覺得北京怎樣？我是住的太膩了，恨不能離開這裏。

——你的材料已經集的不多了，可以快點整理，不然天氣漸漸熱了，恐怕又得秋天再說。

——我近來心緒煩亂不堪，不能動筆，我想丟開不作了，將來生活安頓時再說。

——我有時因為家中小孩子擾亂之故，白晝裏也不能寫東西；但是規定天天有一定時間去幹，到時候強也要寫去，養成習慣就好了。——W教授說。

——W先生，你覺得北京怎樣？我是住的太膩了，恨不能離開這裏。

——你的材料已經集的不多了，可以快點整理，不然天氣漸漸熱了，恐怕又得秋天再說。

——我近來心緒煩亂不堪，不能動筆，我想丟開不作了，將來生活安頓時再說。

——我有時因為家中小孩子擾亂之故，白晝裏也不能寫東西；但是規定天天有一定時間去幹，到時候強也要寫去，養成習慣就好了。——W教授說。

——W先生，你覺得北京怎樣？我是住的太膩了，恨不能離開這裏。